

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

花与梦 轱雅等著 援一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
圆用缘年

陨孕苑京丑原京园陨孕苑京载

I 援花 援援 II 援珠 援雅 III 援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 援 圆原援范

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丑孕第 员次圆表号

策 划：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：黄 浩

花与梦 第一辑雪

主 编 押珠 雅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附 员号楼

电 话：园原园原园原园原园

印 刷：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：愿园伊员愿 员轱原

印 张：员园 字数 猿园园千字

版 次：圆用缘年 员月第 员版

印 次：圆用缘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

书 号：陨孕苑京丑原京园陨孕苑京载轱雅 员次愿

定 价：圆用缘元 穴全 源册雪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，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一经查获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】



你就是我的妻

内容简介

谁说好心有好报？

他不就因为好心才被晾在大街上？

哇，朝他冲过来的不正是——

那个一口气连吃六个馒头的小丫头？

她说什么？

等一下再救他，她现在没空？

好吧，他可以等她，

等到她来为止——

谁知道，等来的她，

竟然就是他的妻！

1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

当仲孙锦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的人生已经度过了二十六个春秋，并且拥有了一座锦绣山庄。

为什么他会意识到这一点呢？那要从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说起。

起先，这位仲孙庄主还压根没将念头动到成亲这上头。他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，每天一大堆的事一大堆的人陪着他一块玩一块做些大快人心的事。可是，有这么一天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很奇怪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骑马郊游，一个人。

喝酒，也是一个人。

吵架，还是一个人。

这下子，问题严重了。他本来是有很多朋友的，什么县太爷的公子啦，城里绸缎庄的少东家啊，甚至是常在街头摆摊的老王六，也都是他的朋友，至交朋友，那种即使

全世界背叛了他，他们也不会背叛他的那种朋友。

可最近不知怎么的，一个个都忽然之间凭空消失了，好似他仲孙锦绣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群人似的。此等情况实属罕见，不得不让仲孙锦绣产生很大怀疑。

仲孙锦绣只得去问自己的管家仲孙刚，他的管家号称“江湖万事通，人人都不同”，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。

“欧阳少爷最近都在干什么？”仲孙锦绣随便地理了理衣裳，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欧阳少爷去洛阳追未婚妻去了。”仲孙刚尽忠职守，回答得很直接。

“呃？”仲孙锦绣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动了动有些僵硬的脖子，“那么，景少爷呢？”

“景少爷六日前刚成亲，庄主还前去喝了杯喜酒。”言下之意是那一位少爷佳人在抱，无暇他顾了。

“又成亲？”仲孙锦绣下巴掉到地上，“他不是三个月前成过亲了？”

“是，这回是娶第九房妾室。”仲孙刚面无表情地瞥了主子一眼，眼神之中的含意恐怕仲孙锦绣一时半会还无法理解。

仲孙刚暗地叹息。景公子是少爷相交二载的朋友，两年来他已经娶了六位夫人了，可他家主子连个红粉知己都没有——当然，胭脂楼里那些姑娘除外——他这个当管家

的走出去也没面子得很，且时常要接受旁人暧昧的目光。

可恨！

“第九——房？”仲孙锦绣不太确定地确认，得到管家郑重颌首后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半个月内别想找他。”按照老规矩，成亲半月之内这位景仁兄会在温柔乡里不爬出来，“那么，王老六该不会也——”他不抱任何希望地问。

“快手老六？”管家仲孙刚沉吟了下，“他成亲三年的娘子昨日找上门来了。”恐怕这会儿不是不敢出门就是不想出门。

仲孙锦绣的眼珠子跟着下巴一块掉下。

未婚妻、成亲、娘子……

他那些曾经扬言“朋友”最重要的朋友，怎么眨眼之间全被一大群女人给拴住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仲孙锦绣怎么样都无法相信这是一桩事实。

“管家，”他抬起眼有气无力地望着跟了自己快五年的万能管家，第一次怀疑起他的信息网是否真如此精确，“你确定他们都是让女人给缠住了？”

“是夫人，庄主的朋友是给自己的夫人缠住了。”仲孙刚订正他的说法。女人与夫人之间的差别，很大。

看来是真的了。唉！

仲孙锦绣百思不得其解却认命地伸了个懒腰，慢慢踱向窗口，靠在窗棂上赏起月来。

朗朗星月，宛如银色圆盘。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”

管家仲孙刚本打算不理睬似乎遭受重重打击的主子，无奈他竟然用他那迷人的嗓音，充满吸引力的磁性语调，加之以忧郁哀伤惹人怜惜的眼神在吟诗诵词，那话中的哀怨与无助让人不忍卒听。

“庄主？”

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……”

“庄主！”

“啊？”仲孙锦绣终于回转眸来。

把仲孙刚吓了一跳，他脸上的表情活像一只被主子遗弃的狗儿，眼中茫然的神色好似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

“庄主，时候尚早，你何不去胭脂楼去会一会胭脂姑娘？”仲孙刚提议。这胭脂姑娘温柔可人，是庄主的好友之一。

听到胭脂的名字，仲孙锦绣眼睛立时活起来，道：“我怎么会忘了她？”哼，那些男人有了妻子忘了朋友，那胭脂总不会也成亲了吧，“我晚点回来！”立刻生龙活虎地抓起搁在椅上的外衫，飞也似的冲出了书房。

仲孙刚望着主子飞奔而去的身影，微笑加无奈，他的主子做起生意来威风八面，但私底下还是大孩子一个。他笑着摇头拿起方才看到一半的《论语》。

过了半晌，仲孙锦绣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

仲孙刚惊讶万分地看着他，“庄主？”

仲孙锦绣无精打采地抬起眼，一步一步走过去，猛地坐在椅子上，仰头长叹一声。

“庄主，怎么这么快回来？胭脂姑娘不在胭脂楼？”

“别提了，”仲孙锦绣使劲一挥手，泄气地说，“追人去了。”

“追人？”这两个字有些玄乎。

“她看上个人，然后追到京城去了。”天要亡他，在这个城里惟一剩下的朋友都跟人跑了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上天不容的事？

这回轮到仲孙刚惊讶掉一地。很巧，非常巧，这一连串的变故出现在庄主的身边，无不谓巧上加巧，巧到家。

“你怎么那副表情？”仲孙锦绣非常不悦地白了管家一眼。他心情很糟糕，他的管家却是呆若木鸡。

仲孙刚一甩头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“庄主，你觉不觉得，事有蹊跷？”

“蹊跷？”仲孙锦绣扭过身，疑惑地看着对面的管家。

“庄主，你今年有二十六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怎么？”这跟他的年纪有啥关系？管家的问题有些突兀。

“庄主是不是也到了娶妻的年纪？”仲孙刚小心翼翼

地提出这个问题。

仲孙锦绣一愣，“娶妻？”他没想过这一层，“这个年纪跟娶不娶妻有何关系？”他一个人过得照样很好，再说又无王法规定到二十六的年纪必须娶个妻子摆在家里。

“大有关系。”仲孙刚打算给他来上一段长长且深刻的说教。

但早已察觉到 he 面上显现出正经八百样子的仲孙锦绣立刻抬手，“停停。”他急急阻止，不想自己耳朵长茧，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知道！先听我说，欧阳少爷今年二十七，景少爷才二十，王老六是二十三……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让我娶个妻放在家里好过天天想着跑到外头去？”

“庄主英明。”

啧啧，他还吾皇万岁咧。

仲孙锦绣考虑着这个可能性，“娶妻有什么好？”他从未想过过这个问题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仲孙刚怪异地瞥了主子一眼，然后清了清喉咙，才道：“第一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；第二，庄主必须为仲孙家继承香火；第三，庄里有了少夫人之后就会热闹许多；第四，庄主娶了妻后，外头种种流言蜚语就再不出现；第五……”他不想再被传为断袖的其中一位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仲孙锦绣听得皱起眉，摆摆手示意仲孙刚不要再数下去，“娶妻是吧？”

“只要庄主愿意。”

仲孙锦绣摸着下巴，望着窗外依然明亮皎洁的月色，思考着这件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。

“好，娶就娶吧……”他大大方方地下了结论，并且放手让万能管家仲孙刚去准备这一系列事宜。



虽说这最终的决定者是他仲孙锦绣，但既然说了一切事宜都由他那位管家准备操办，他当然乐得清闲与自在。

不过，这不代表他的时间真的多得没处花。

仲孙锦绣剥了颗花生，往上一抛，准确地以口接住。

“怎么还没来？”他有些不耐烦地嚼着香喷喷的花生，暗暗抱怨那已经迟到半炷香时间的仲孙刚。他们说好了，在这醉香楼由他进行第一次筛选。

筛选什么？自然是他未来的妻子人选，锦绣山庄未来的少夫人的名单咯。

仲孙锦绣拍掉手上的碎屑，喝了口酒，百无聊赖地观察四周。

这座醉香楼是城里头数一数二的大酒楼，在此刻午间时分人满为患，生意兴隆得不得了。楼上楼下都坐满了，甚至还有人在旁边等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。这么看来，占据了一张大桌子，却只坐了一个人的仲孙锦绣这边，实在

让人看不过去。

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一道软软却清脆的声音惊到仲孙锦绣的神志。他拉回视线，怔怔望着面前忽然出现的小姑娘。

“嗯？”他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忘了放下。呃，这不是说眼前的小姑娘是如何的倾国倾城貌若天仙，实在是因为仲孙锦绣一时之间脑袋还未转回到现实来。

“多谢。”小姑娘把他的疑问当成肯定回答，笑咪咪地将手中宝剑搁在桌子上，径自替自己拿了个杯子倒了杯水喝。

仲孙锦绣甩甩头，眨眨眼，才算瞧清楚面前的阵仗。

“小姑娘，这个位子是我的。”

小姑娘一双灿烂的眸子往上一抬，“你的？先前是你的，可现在是我的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说好了？”

“你方才明明已经答应让我坐了。”小姑娘无辜地眨眼，觉得仲孙锦绣是出尔反尔，“你难道想反悔？”

“我答应了？”仲孙锦绣一愣。

“嗯。”小姑娘连连点头，“就是答应了。”她清脆的声音很是好听。

仲孙锦绣低头想了想，竟想不起来自己有反驳的事实和理由。罢了，反正还有两个位子，等仲孙刚来时也坐得下。“好吧，随你坐。”他无所谓地倒了杯酒。

小姑娘反倒被他的爽快给蒙了一下，眨了眨粲亮的眸子，直勾勾盯着他瞧。

“我衣裳穿反了？”仲孙锦绣道。

小姑娘抿着嘴摇头，依然看着他。

“我脸上有东西？”仲孙锦绣疑惑。

小姑娘还是摇头。

“都不是？”仲孙锦绣纳闷，“小姑娘，那你干什么直盯着我看？”

小姑娘咧嘴一笑，露出小巧洁白可爱的牙齿，“大叔，你是好人。”

一口酒呛到气管里，仲孙锦绣赶紧放下酒杯，小姑娘见状，立刻递上喝了一半的茶，“大叔，你小心些。”

仲孙锦绣一仰头喝尽茶水，顺了口气，才挣扎地面对那看似天真无邪却语出“惊”人的小姑娘，“你，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大叔呀。”小姑娘乖顺地说。

“大——大叔？”仲孙锦绣此时的表情只能用受到晴天霹雳来形容，他张了张口，勉强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，

“小姑娘，你几岁？”

“十六岁。”小姑娘乖乖报出自己的年纪。

“十——六？”仲孙锦绣打量一下对面看似很小年纪的小——哦不，该称之为姑娘了，“你当真十六？”他不确定地问，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叫他二十六岁的人为大叔？

传出去他的面子往哪里搁才好？

“我从来不骗人。”小姑娘接过店小二送来的馒头，拿起一个塞进嘴里，大口吃着，完全没有一点拘束。

“小……咳，姑娘，你知道我几岁？”仲孙锦绣打算好好地提醒提醒她。他在这个城里，好歹也混了这么些年，与他那帮据说是朋友的朋友，从来只有人叫他小哥、公子、大爷、庄主、少爷等等，大叔这一词还是首次听到，觉得十分不舒服。

姑娘嘴里塞着馒头，只能发出“唔唔”声，摇头。

“我二十六，只比你大了十岁。”仲孙锦绣伸出双手，在姑娘面前现了现，“所以，你可以叫我大哥，但不能叫我大叔，明白吗？”最后三个字，是凑过头去说的。

姑娘慢慢将头往后仰，拿怀疑的目光盯着前头据说比她大了只有十岁的人，“看不出来。我以为你与我爹爹差不多年纪。”她无辜地诚实地说。

她爹爹吗？嗯？

“我有那么老吗？”仲孙锦绣苦着一张脸，真想拿镜子照一照。他知道自己的脸比较黑，长得也不是景瑟那种细皮嫩肉型的和欧阳那种玉树临风型的，但他好歹看起来自有一股随性洒脱不羁的味道，怎么着也不该像她爹吧？

姑娘盯着他看了一会，忽然掩嘴轻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仲孙锦绣还未从苦恼中解脱出来。

姑娘再拿起一个馒头，笑眯眯说：“我开玩笑的。”

吐了吐舌，一口咬上馒头。

仲孙锦绣瞪大眼，难以置信方才她只是跟他开玩笑。咦，慢着慢着，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以前跟那些损友也是经常挂在嘴边互相对说，今儿怎么自己如此计较起来？低笑一声，仲孙锦绣自恼地敲在额头一记，拈起一颗花生，朝楼梯口望了望。

“你在等人吗？”姑娘好奇地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都朝楼梯口望了五六回啦，谁都知道的嘛。”姑娘理所当然地说，慢慢嚼着口中馒头，两颊鼓鼓的，说话有些不清。

“我是在等人。”仲孙锦绣承认，扫了她一眼，“你的胃口倒真大。”已经开始朝第三只馒头进攻了，而盘里还有三只，她不会打算将它们全部吞下腹吧？

“嘿嘿，”姑娘抿唇而笑，也不觉得不好意思，只是以手指刮了刮脸颊，“爹说我是食量大如牛，胆子小如鼠，脑子笨如木。”她说着一口。

她胆子小么？仲孙锦绣并不这么认为。

“你在等什么人？”姑娘依然口吃不清地问。

仲孙锦绣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，“你好像很好奇？”他并不是故意不说，只是对面前的姑娘有些好奇，因为她的好奇。

“随便问问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”姑娘耸耸肩，无所

谓地说，快要解决掉第三只馒头，而一手已经伸向盘里。

仲孙锦绣喝酒的动作顿了顿，“你平常都吃那么多？”

姑娘拿着第四只馒头，在仲孙锦绣与第五跟第六只馒头之间来回瞟一眼，眯起眼笑道：“我早上没吃，爹跟厨子吵架了。”又是一口。

饿到现在？时至午间，她倒还真耐饿。

“吵架？”仲孙锦绣随口说了两个字，并无意去探究其原因和结果。

“嗯，吵架。”姑娘满面笑容的脸上第一次堆上愁容，烦恼地说，“爹爹嫌厨子做的菜太咸，厨子反驳，爹爹再反驳，厨子再反驳，反正他们两个人说来说去互相不让，然后爹爹发火，厨子也发火，两个人互相瞪眼之后，昨晚上厨子就拿起包袱溜了。”害得她早上没饭吃。

“溜了？”仲孙锦绣感到很奇怪，这个词怎么说呢？

“他干吗要溜？”他不自觉地接上话。

“嗯，”姑娘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我也不知道，爹爹说是他觉得自己理亏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一定是想让爹爹好看。大叔——哦不，”她见仲孙锦绣挑起眉，忙笑着改正，“大哥，你不知道，爹爹早上不吃饭一天都会没力气，可是除了厨子外，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会做饭的。”

“一个都不会？”仲孙锦绣开始同情她的爹爹了。

“嗯。”姑娘点点头，“一个都不会，我娘差点把厨

房烧了，管家烧饭都不放水，爹爹从来不会自己动手。”她一个一个数过去，把家里人的厨房糗事都说了个遍。

“你呢？”仲孙锦绣想知道她的手艺怎样。

“我？”姑娘停止了伸手拿馒头的动作，“我、我没空……”她含糊其词，转了转眼珠，开始四处打量二楼，“这里人真多，我差点挤不上来。”

转移话题？“人是多，生意很好。”是欧阳家的产业，所以他能逍遥自在地去洛阳找未婚妻去。说到这个，他就不免想起那迟迟未露面的管家，“怎的还不到？”仲孙锦绣不悦地朝楼下望去，街上人很多，却没见到仲孙刚的影子。

“你等的人还没来？”她的声音轻快，煞是好听。

“是啊。”仲孙锦绣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姑娘歪着头想了想，“是位姑娘吗？”她笑嘻嘻地盯着仲孙锦绣看。

仲孙锦绣先是讶异地看着她，而后才露出一抹惊奇的笑容，“你小小年纪，都在想什么？”姑娘？他等的若是位姑娘，可就不会让她坐这里了。

“不是吗？”姑娘眼里的光芒褪了些，兴趣减少许多，又开始嚼馒头，盘里只剩下一只了。

仲孙锦绣心里掠过一阵奇怪的感觉，再次打量面前这位才十六岁的姑娘，“你当真只有十六岁？”虽然十六岁的女子成亲了的是很多，但待字闺中的也是不少，可是她

不像，她不像是成了亲的，却也不像待字闺中等待出嫁的。怎么说呢？她的声音是软软又清脆的，面孔小巧圆润，晶莹可爱，笑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细缝，脸上一边一个小酒窝，整个人瞧来只有十三四岁的年纪，性子又仿佛很单纯直率，但脑子里想的却很奇特。

姑娘眨了眨眼，“我不骗人的。”她再次强调，正经地说。

“可是你的想法倒是奇怪，为什么我在这里等人，你的反应会是等一位姑娘呢？”

“我随便说说，你怎么这么认真哪？”姑娘歪着头不解地注视他。

仲孙锦绣被她的话问倒，呆愣一下，看着她将第六只馒头也塞进嘴里，鼓着两颊望向他。他刚才很认真吗？没有吧？只是稍微有点不解，只是这样而已。况且，他认真的时候很少，闲暇时他才不会将很多事都放在心上。

见到仲孙锦绣的模样，姑娘忽然吞下馒头，掩住嘴窃笑了起来。仲孙锦绣一片茫然和无辜。

“我还是开玩笑呀，你这人好有趣哦！”她格格笑着，盈盈笑颜展露脸上。

仲孙锦绣被她打败，摇头笑着叹息，“最近我的日子过得不顺，脑子都不灵光了。”居然被一个才十六岁的姑娘耍着玩。尽管她不是故意，但他的反应的确不像那个正常的锦绣山庄的仲孙锦绣。

“日子不顺？有我不顺吗？我瞧你好像很自在的样子。”吞下最后一口馒头，姑娘好奇地问。

“我——”仲孙锦绣正想说什么，忽然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给打断了——

“裘品令！你给我滚出来！”好大一声响，几乎把人的耳朵震掉。

坐在仲孙锦绣对面的姑娘面色立变，紧张地握起桌上宝剑，腾地站了起来。

“裘品令？”她的名字？不错。可是，怎么有人在追杀她吗？瞧她一副神色凝重，万分警戒的样子。

仲孙锦绣看着忽然退到一边，衡量着二楼到大街的距离的裘品令，然后在方才那一声喝叫再次降临之时，他与她一同扭头朝楼梯口望去。不必等，眼里立刻出现一名杀气腾腾的女子，手握大刀，满面怒容地朝她冲过来。

“哎呀，”裘品令低叫一声，赶紧往旁边躲，“你住手啦，这里有很多人哪。”

“我管你那么多！”女子不理睬她的话，挥舞着大刀隔空就要砍过去。

裘品令急忙闪身躲到一旁，隔着桌子和女子对峙，“喂，我说好了马上会还你的嘛，又不是拿了不还，你不要整天都来追我。”她苦恼地说。

“还？你当我三岁小孩子被你哄骗？”女子压根不相信，没好气地吼道，中气十足，“赶紧把剑交出来，否则